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written in a reddish-brown ink.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likely representing the title or author of the book.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vertical lines, reading from top to bottom.

傳世
藏書

集庫

總集

14

彊村叢書(一)

傳世 藏書

集 庫

總 集

15

彊村丛书(二)

传世藏书顾问

杰群简辉雨栋平卿章
 英先志秋良宪云友
 王邓刘李余张徐彭瞿
 萍平果林金宏荣威生
 学牛刘杜余张秦巢滕
 山玉龙波山华彪华焰
 岐子一文锡光胡屠薛
 王甘任纪杨张胡屠薛
 英冰人林之保森雄震
 光雪立书牧天春蜀德
 王王朱鄂杨张易龚薛
 贤良俭斌岱铃辑璋炬
 文报学会汝镇罗黄赫
 王王吕许杨宋罗黄赫
 林育孝滨泉文华泽峰
 茂德玉延正木伯庆德
 王王史许杨宋周曹曾
 权云玉强信森林纯平
 国紫期志仲树伯曹
 万王田毕吴辛周曹鲁
 湛捷之群航会国华青
 永辅润立早雄爱德志
 于王田安李辛邹唐程
 先宏木雪强江之龙远
 友厚忠自业满文思
 于王田江李辛陈高程
 生明赫兰军斌康光明萍
 燕松淑素维明前治
 丁王布刘李何张高采梁

传世藏书法律顾问

马 昇周 马旋 昕树 许前兵 飞南 孙晓英 光郑 刘家小 琛虎 李阳 健曾 吴邦海 梅涛

传世藏书总编

季羨林

传世藏书主编

张岱年 徐复 王利器 钱伯城 戴文葆

传世藏书学术委员

王元化 王利器 汤声闻 李国钧 李国章 李学勤 欧阳琦 金冰三 赵恺
 赵国璋 侯仁之 姚北桦 徐中玉 郭豫送 章培恒 傅璇琮 裘沛然 魏同贤

传世藏书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林坚 刘波

副主任委员

李征 汤世生 尚选玉 刘玉亭

执行总编

张新奇 张自文

常务委员

王一兵 王连生 许惠斌 何文炯 李玉洁 李桢儒 李财林 李长兴 李海燕 余小平
 宋木铎 沈波 沈敏特 张军洲 张晚衡 张立中 陈平华 陈有安 陈林果 林尤煜
 赵洪林 胡祖才 胡健 高荣海 袁锡卿 唐浩明 黄兵 黄之汉 焦成果 彭振明

委员

丁放鸣 王尤魁 王水 文贞 卢仁龙 史丽娜 石武忠 冯曼玲 朱广军 任刚
 刘万利 刘文豪 刘佑平 刘立凡 刘固堂 刘柯炯 刘晓璐 刘小柳 刘吉森 齐迪清
 许磊立 孙晓军 孙智深 苏克华 李丹作 李谷世 李代和 李陈徐 连卫东 吴曼青
 宋小平 何义元 何清湖 项彭明 罗国泰 侯詹明 段林毅 徐春华 林尤熙 林侃时
 宗贤武 张重九 章德宁 潘 雷琳健 薛 戴永生 蔡云生 蔡 蔡 裴 裴 裴 裴 裴 裴 裴 裴 裴 裴

传世藏书·集库·彊村丛书

〔近〕朱孝臧 辑

主 编

蔡镇楚

副主编

赵晓岚 范晓燕

整理者

李清良 饶毅 张红 蔡静平 刘果

责任编辑

何清湖 蔡铁如 刘佑平

责任校对

王佳	刘惠玲	黄叙惠	杨芳	宋建勋	李舟
江曼萍	李曼莉	杨艳	范铁军	宋宇红	刘煜
	涂思泓	刘丹	陆辉英	唐金红	

《传世藏书》出版告白

有一些人,年龄不一,职业各异,因为读过书,喜欢书,还想今后自己有书读、多读书,又想后世子孙有书读、多读书,所以凑到一起,四处奔走,筹得巨资,辛苦劳顿,出版了这部《传世藏书》。

这些人都是痴人。

常感叹中华何伟,典藏何丰!然历代典藏多为御藏、官藏,读之不易,借之尤难。

常痛惜国运多故,战乱频仍,历朝那么多好书毁于一旦,让后人只知其名,不见其文!

这些人忽发痴想:若将先秦至清末的传世之作汇为一书;变官藏为民藏,让天下爱书的黎民,足不出户,随时可读,可翻、可查,可浏览,岂不是很好!

皇帝虽贵,只是一人,黎民虽贱,人数却众,若有人祸天灾,毁书几部,无碍珍稀传世。很好。

中华寻常百姓之家,酒柜小而书柜大。很好。

上有书读,下有书读,上虽智而下不愚。很好。很好。

这些人都是蠢人。

商海潮大,人心不古,筹得到钱,不从商,不炒卖,不奢华,而潜心印书,不可谓不蠢。

印行《传世藏书》,本可取影印之巧,出了错是原书的,不背骂名。有巧不取,排印古籍,错漏难免,白纸黑字,无从推委,不可谓不蠢。

不竖排而横排,不繁体而简体,如此决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烦,平添了千百倍工作量,不可谓不蠢。

然而,蠢人却有倔想法:这般的为难自己,图的只是简简单单几个字——给后世读书人行个方便。

人何其小，事何其大。行方便不易。行方便不易。个中艰辛，难以言状。

好在痴蠢之人，自有痴蠢之法。其法有四：

一是不怕难。

总编季羨林先生有言：要办事，便有难，若人人取巧怕难，社会何以发展！

此言时时在耳，纵知难，也不退。

二是不偷懒。

少娱乐，多做事，少贪睡，多做事，少闲适，多做事。数年下来，无白发的，添了白发，有白发的，多了白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是不泄气。

一本书，标点了，校勘了，编辑了，校对了，忽因电脑或别的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前功尽弃。令辛苦人欲哭无泪，一切从头来——此为常事。

四是不讳过。

因其事大，因其参与人多，错漏必有，欢迎批评，欢迎指正，欢迎挑剔。这些人将修订，改正，再修订，再改正——唯如此，才能真正给后世读书人行方便。

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

特此告白。

传世藏书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春节

编纂总例

一 《传世藏书》旨在系统地汇集中国历代文化要籍，是一套面向千家万户广大读者的大型文库。

二 全书选收先秦至清末要籍1000种，约2.5亿字。其选书原则是：

1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作为收录重点。

2 注意所收作品的系统完整性，一般不收严重残缺的作品。

3 除了经书和某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注疏之外，一般只收著作原文。

三 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库，每库之下分若干部类。

四 全书广泛吸收古籍整理研究成果，选择内容较完整、错误较少、校勘较精的版本作为底本，不追求孤本或最早的本子。在确定底本的基础上选择一或二种较好的版本作参校。对参校本择善而从。校勘时只校是非，不校异同。改字不加增删符号，只在校记中说明。

五 全书采取新式标点。以一九九〇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共同修订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参照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制定的古籍点校通例进行。

六 全书采取横排简化字。文字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人名、地名、书籍名，一般用简化字，但可能引起误解的，仍保留原著中的繁体或异体字。通假字、古体字和古书中习见的异体字，一般不改动，只将冷僻稀见的异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明显的排印错字、避讳的缺笔都径改。

七 为便于查阅，每书均编制目录。

八 不同要籍的具体整理方式，由各部类主编和点校者根据本总例制定具体点校体例。

传世藏书·集库·彊村丛书

整理说明

词之为集，昉于唐五代。今存《云谣集杂曲子》者，为中国第一部词曲总集，凡三十首，不分卷，系敦煌石窟藏唐人写本。尔后方有《花间集》《尊前集》之出，唐、宋、金、元、明、清，历代蒐辑词集，蔚为风尚。

词集，实沿诗集而辑，亦有总集、别集之分。无论总集、别集，大多为词曲传世之作，皆为词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千年词史，由于年远代隔，当时词人总集及别集，多已散佚，或被淹没在集部的海洋之中。明、清以降，著名词学专家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朱孝臧、江标之辈，多瘁其毕生精力，审订旧本，比勘笺校，或蒐辑散佚，将历代词人别集汇集成册，不遗余力，因有《宋六名家词》《四印斋所刻词》《双照楼汇刻宋元人词》《彊村丛书》及《灵鹫阁刻词》五大词集丛刊相继问世。近人赵万里又于以上五家刻词之外，辑得宋词五十六家，刊于《校辑宋元人词》之中，除四家词已见王、朱等刻外，则增五十二家。后易大厂氏又得苏庠《后湖词》一卷。至此，毛氏以降，总计得唐、宋、金、元词人凡二百五十六家，词集凡二百五十一一种（据《宋词通论》）。词集之富，亦可见一斑。

以上诸家刻词，毛晋本为首刊之举，收宋人词集凡六十一家，然未以作者时代先后排列，校勘亦较粗疏；王鹏运、吴昌绶二本多依宋元之旧，重在传真；江标本仅得十家，为数最少。五家刻词，惟朱孝臧本篇幅宏大，校勘亦工，被誉为中国词集五大丛刻之冠。

朱孝臧（1857～1931），又名祖谋，字菴生，一字古微，号沔尹，又号彊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少幼聪颖，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辛亥革命后，退隐上海，致力于中国历代词籍之整理校勘，积数十年之功，遍求历代词籍善本，殚精竭思，丹黄满眼，校辑而成《彊村丛书》。是编细大不捐，网罗散佚，收集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七十三种，其中总集五种，别集一百六十八种，煌煌巨帙，堪为中国历代词集之集大成者。

《彊村丛书》的最大价值，大体有二：其一在于蒐辑词集。唐宋以来，众多词集珍本、善本，赖以存世，泽被词林；其二在于词集校勘。历代词籍，卷帙甚繁，辗转传钞，鲁鱼亥豕，舛误纵横。彊村精于音律，勤于勘误，校异正讹，堪为楷模。

诚然如此，鉴于历史原因，《彊村丛书》亦有美中不足：一是残缺。如《云谣集杂曲子》，彊村先以董康从伦敦钞本为准录之，仅十八首，阙漏不全，后发现刘复从巴黎钞本，方刻入《彊村遗书》。故今以遗书本为足本，凡三十首，

是为完帙。二是遗漏。如晏殊、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向子諲、李清照、陆游、陈亮、王沂孙、朱淑真等宋词大家词集，尚未辑入丛书。

若干年以来，词学界对《彊村丛书》本身的整理与研究，还很薄弱，除上海古籍版影印本以外，尚无其他校点本行世。有鉴于此，余等不揣谫陋，于教学之余，对《彊村丛书》予以校点整理和增补，惶惶然而成是编。

现就本次校点整理《彊村丛书》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是编以上海古籍影印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第三次校补本《彊村丛书》为底本，参照唐圭璋《全宋词》《全金元词》及张璋、黄畬《全唐五代词》与其他有关的唐宋金元词总集、别集，注重词集版本源流之考察。

二 是编辑录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九十七种，其中总集五种，别集一百九十二家。较之原《彊村丛书》，则增补别集二十四家四十五卷，如李煜父子《南唐二主词》一卷，晏殊《珠玉词》一卷，叶梦得《石林词》一卷，李清照《漱玉词》一卷，陆游《放翁词》一卷，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十二卷，等等，以补原《彊村丛书》之阙如。

三 是编乃《彊村丛书》增补本，为保持朱本原貌，所增唐五代宋词集二十三家列入朱本之尾，而未以时代先后为序。惟辛弃疾词，以其《彊村丛书》原本仅收录其《补遗》一卷，辛词大部未收入丛书之中。为使读者知辛词全貌，故以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十二卷补之。虽亦为增补，特列入丛书正本之内。

四 是编以词集为纲，编排次序沿袭《彊村丛书》原体例，先总集，后别集；别集之列又大致以时代为序，始于晚唐词人温庭筠，迄于韩人李齐贤，间以朝代分野，唐、五代、宋、金、元分列，大体有序。

五 为便于读者阅读，是编突破《彊村丛书》原本格局，凡别集，均于词集之前，为词人作一小传，旨在考证作者生平事迹及其词集版本之况。

六 是编于词集及词作之下，酌辑历代词话、词评、词序、词选之语，列为笺评，以作读者参阅。取材多以唐圭璋《词话丛编》为本，亦参阅其他选本、笺注本、点校本。

七 为统一体例，原《彊村丛书》中的校记、夹注以及夏敬观批注，一并抽出置于词作之后的“校注”之中。

八 是编点校，采用新式标点，以词谱为准，以词韵为句，异体字、古体字原则上改用今字，但通假字不变。

九 是编整理工作，历时三载有余，总赖《传世藏书》学术委员会指导。楚总其事，赵晓岚、范晓燕具体操作，编排设计，楚膏继晷，费力尤多。参与编校整理者有李清良、饶毅、张红、蔡静平、刘果等。

丙子之秋蔡镇楚识于岳麓山下石竹山房

彊村丛书序

彊村侍郎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词，以元忠尝助搜讨，共抱微尚，约书成为序其首。今年秋，工竣，得别集百有十三家。总集所收，犹不在此数，盛矣哉！自汲古以来，至于近时朋旧，若四印斋、灵鹫阁、石莲山房、双照楼诸刻，皆未足方也。虽然，彊村是刻之所以独绝者，则尚不因此。盖尝取今世所传国策、管、晏、荀、列诸子书录，而知其校刻各词，犹有刘向家法，为不可及焉。按向所校讎，以中书为主，尚取太史书，太常书，大中大夫卜圭书，射声校尉立书，臣富参书，臣向书，校除复重，定著篇数。可见虽据善本，犹待参订也，而彊村所校如之。其于误字，如以赵为肖，以齐为立，以尽为进，以贤为形，以天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每云“皆已定杀青，可缮写。”可见实事求是，不妨改字也。而彊村所校又如之。顾彊村所尤致意者，则在声律。故于宫调旁谱之属，莫不悉心校定，或非向之所及。然《汉书·艺文志》既载河南周歌诗，又附河南周歌声曲折；既载周谣歌诗，又附周谣歌诗声曲折。度向所校，必亦精审如彊村可知，则又惜其书久亡，并无书录之可证也。且夫唐、五代、宋、金、元之词，汉、魏、六朝之乐府也。往读《宋书·乐志》，汉鼓吹饶歌十八曲，至《有所思》之“妃呼豨”，《临高台》之“收中吾”，虽已索解无从，然犹得据王僧虔启所云“诸调曲皆有声有辞，辞者歌诗，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引为比例。独至宋鼓吹饶歌《上邪》、《晚芝田》、《艾如张》诸曲，几于满纸皆“几令吾”、“微令吾”，令人口舌舌折，不知其作何语。及考诸《乐府解题》，则云：“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致然。”然后知乐工伶官既无左骖、史嬀、饕姐名倡理董其事，士大夫复以非肄业所及而不屑道，又谁为之刊正者？故自宋迄梁，不过七八十年，而沈约所见已踏驳如此。使当时有如彊村者，出而校勘，岂非《宋史·乐志》、《导引》、《六州》、《十二时》、《降仙台》之流，纵音节不传，不可歌，宁至不可读哉？然则汉魏六朝乐府，以声辞杂糅之故，等诸若存若亡。知凡夫唐、五代、宋、金、元词之仅存者，欲延坠绪于一线，殆非精校传刻不可。我彊村惟有鉴于此，故《梦窗》锓版者三，而《草窗》亦至于再。其余诸家，亦复广搜珍秘，博访通雅，必使毫发无憾而后已。岂不以南宋所传《望瀛》十二遍散序无拍，《韵语阳秋》能言之，而今不可知矣；夷则商《霓裳羽衣曲》十一段，起第四遍至杀拍，《碧鸡漫志》能言之，而今又不可问矣。姑无论大曲也，甚而缠慢小令，若《词源》所称张枢《寄闲集》旁缀音谱者，今且无自访求。恐再阅百年，即此总集、别集百数十家，亦将灰飞烟灭。不及时整妮，安知不如刘向所言，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绝而不为，大不备或莫甚焉，不得不尽力以为之乎？则又用心与向相同，不但校讎守其家法已也。元忠故详言之，以告当世读《彊村丛书》者。

宣统丁巳冬十月癸未，吴县曹元忠序。

彊村丛书序

词兴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两宋，否于元，剥于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复焉。圣人瑰意琦行，为者诚多，论者亦不鲜，相率名以“诗馀”。今人王梦湘释之云：“是非五七言之余，《三百篇》之余也。”盛哉言乎！宋既昌行词，过闾閻而听谣俗，说山川而道政事，未尝不取代《风》、《雅》之正变。不宁惟是，虽宗庙朝廷，著作丕炳，未尝不拟于大晟钟吕，则更以之代颂。君臣上下，不闻病其为褻焉。然则体曾非褻，道曾非小，果得“风”教、“雅”正、“颂”容之妙，虽谓代兴《三百》，曾何不可？非必四言荣而五七言遂贱，长短句贱

而五七言又荣，兰陵赋篇，灵均廿五，规《三百》成辞。然而赋名立矣，世不以病。荀屈扬云称“辞人之赋丽以淫”，长卿诸家之作，非不义兼怨创，覆杯水熄焦原之焰，则诚处不可胜之势矣。然淫者必可反之复贞，杨既有得于心，悔焉而莫为。故诗人丽则之正，未由庶见于今。不知而作，匪直赋能淫人焉，推焉而释经然，子史百家然，散儒文然，五七言然，词又曾何不然？亦轨诸三五经教之原，斯得矣。修尝论之：词至于宋，若治道进为成周，日中斯昃，月盈斯阙，非元明列贤之过，抑又天运然耳。其中兴乎我清，又若王道之凌迟于七雄八代，及唐而昭陵茂治，几隆成康，故称词则望宋如归，其他必也我清乎？往者，修与张孟劬谈，谓古今文章学术，莫外官经。孟劬执其美人香草之令慢相难：“若此者，亦能官经统之否？”修曰：子能外太师六诗陈词欤？曰风、雅、颂，尽乎文章形制焉；曰赋、比、兴，尽乎文章情法焉。斯诚百家腾跃，咸入圣环也。元曲曾然，宁唯词？词运及今世固犹在贞观中叶，名流辈兴，分肖有宋一体。彊村先生则尤褒然称首，平生所为词合《三百》，廿五成之者，何以能是职？唯心素使然也。夫艺曾四术之一也，乐曾六艺之一也。乐数降而成词，曾云咸之末胄也。然由心素结撰，斯优优乎徵四术之内诚。先生早遗华簪，兴言则隐，泮免林下，曾回两徵，则其心素可测矣。修与孟劬尝操前说进质明词体非褒，道非小，先生颌应微笑，若契焉于心而不言，益讎订所藏词，赓续刊行。证律细文，卷帙恒手，惟精惟实，罔敢或徇。诚以宋贤为职志，金元逸人亦以操尚馨素登之，益规先生之闕焉。虽然，先生宁直词之乎哉？《三百》有正有变，廿五变而无正，则均时焉为之。若夫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怀其旧俗，则文章作者胥然，更奚择乎诗骚。得斯谊，成词集而行之，先生功则盛已。

长洲沈修

彊村校词图序

逸社冬集，彊村居士以《校词图》属题。余为诗为词皆不就，久而无以应也，病山屡趣之。一日，阅《直斋书录解题》，于《笑笑词》下得一事曰：“自《南唐二主》以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云云。默数历年，盖词起五代，越三百余年，而有长沙汇刻；又越四百余年，而有海虞毛氏之刻；又且三百年，而后有居士之校刻也。辽乎邈哉！乃起而书其后曰：词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馀”。及我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钱塘厉氏，先后以博奥淡雅之才，舒窈之思，倚于声以恢其坛宇。浙派流风，泱泱大矣。其后乃有毗陵派起，张皋文氏、董晋卿氏、易学大师周止庵，治《晋书》，为《春秋》学者，各以所学，益推其义，张皇而润色之。由乐府以上溯诗骚，约旨而闕思，微言而婉寄，盖至于是而词家之业乃与诗家方轨并驰，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藉词以达之。周氏退姜、张而进辛、王，尊梦窗以当义山、昌谷，其所以标异于浙派者，岂非置重于意内，以权衡其言外，诸诸乎焉有国史吟咏之志者哉！昔者吾友鹭翁王给，谏以直言名天下，顾其闲暇好为词，词多且工。复校刻其所得善本于京师，以诏后进。方是时，彊村与相唱和，志相得若钟吕之相宣，前后喁于而曲直归分也。鹭翁取义于周氏，而取谱于万氏。彊村精积分铢，本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亭，不假检本，同人惮焉，谓之“律博士”。盖校词之举，鹭翁造其端，而彊村竟其事。志益博而智专，心益勤而业广，乾坤道息，身隐焉文，海内知交，助搜秘逸。校成之词，已刊者数十家，未刊者方日出而未有已也。轶海虞而比数长沙，袖然于词苑为第三结集，可谓富欤！彊村者，居士祖居埭溪，在上彊山麓。唐白文公诗所谓“惟有上彊精舍寺”，其后，刘商学仙升举地也。吾浙山川，名在《山海经》，而至今可指其所在，按图了然者，东惟会稽，西惟浮玉，苕水为最古。上彊为浮玉支麓，而埭溪与施渚，则苕水西源也。禹益所经，夏少康帝杼封巡之墟，越王句践铸剑之迹，山水清绝，云物泱泱，往往令人俯仰古今，悲思感慨而不可止。居士虽家在彊村，平生出入中外，退

而寄居他郡，图中风物，梦想所寄耳。而长楸夏首之思，感不绝而苑莫达者，騫翁往矣。独伫眙乎荒塍枉渚之间，惓悷讴调，所自为词，与所校之词，乃相与沕濡联绵，延于无已。嗟夫，《离骚》之辞本易象，刘勰言之。宋玉微词，世或以为铎椒春秋之裔绪。辞与词，古今字，后世读居士所为与所著录，其将有感乎无声之乐，不尽之意乎？抑亦且曰不可见之易，莫赞之春秋且于是焉在乎？世变浸淫于文字，是又非张、董、周三先生所及知，而五代之后复有五代，余惧夫师说不传，或且以《花间》、《尊前》等观也，于是乎言。

宣统丙辰秋九月，寐叟沈曾植。

《彊村丛书》刻既竣，句寐叟为之序，卒卒未有以应也。叟尝为序《彊村校词图》，于三百年来词刻，条流昭晰，而不徒断断于解勘之旨，以弁简端，犹叟志也。丁巳十二月甲戌望，孝臧识。

总 目 录

云谣集杂曲子	1	茗溪乐章	522
尊前集	9	赤城词	527
乐府补题	52	阮户部词	531
中州乐府	58	华阳长短句	532
天下同文	88	龟溪长短句	536
金奁集	94	鄱阳词	537
宋徽宗词	119	无住词	541
范文正公诗餘	124	相山居士词	547
张子野词	128	樵歌	565
乐章集	156	飘然先生词	591
小山词	201	灞山诗餘	592
南阳词	229	构隐乐府	593
临川先生歌曲	230	屏山词	613
韦先生词	235	浮山诗餘	614
紫阳真人词	237	王周士词	618
东坡乐府	239	澹斋词	622
山谷琴趣外集	322	鄮峰真隐大曲	625
龙云先生乐府	341	鄮峰真隐词曲	633
淮海居士长短句	343	莲社词	651
东堂词	369	南涧诗餘	661
宝晋长短句	392	盘洲乐章	670
竹友词	395	汉滨诗餘	685
画墁词	397	芸庵诗餘	689
北湖诗餘	398	云庄词	691
片玉集	401	澹轩诗餘	693
东山词卷上	462	文简公词	696
贺方回词	483	雪山词	701
东山词补	502	诚斋乐府	709
颐堂词	509	平园近体乐府	711
虚靖真君词	512	石湖词	714
阳春词	518	和石湖词	725
浮溪词	521	松坡词	732

渭川居士词	738	本堂词	1248
箫台公余词	748	秋声诗餘	1263
介庵琴趣外篇	756	陵阳词	1265
竹屋痴语	775	须溪词	1267
龙洲词	789	莘洲渔笛谱	1311
竹斋词	804	水云词	1354
玉蟾先生诗餘	812	双溪词	1358
方舟诗餘	830	日湖渔唱	1362
白石道人歌曲	835	西麓继周集	1375
涧泉诗餘	877	竹山词	1390
客亭乐府	898	勿轩长短句	1406
稼轩长短句	902	山中白云	1407
康范诗餘	994	龟溪二隐词	1484
应斋词	996	在轩词	1490
蒲江词稿	1002	白雪遗音	1493
定斋诗餘	1013	宁极斋乐府	1500
丘文定公词	1014	北游集	1502
省斋诗餘	1023	心泉诗餘	1504
南湖诗餘	1028	兰雪词	1506
鹤林词	1039	拙轩词	1509
笑笑词	1044	庄靖先生乐府	1513
徐清正公词	1057	遗山乐府	1521
东泽绮语	1059	遯庵乐府	1552
清江渔谱	1063	菊轩乐府	1560
默斋词	1065	礐溪词	1567
方壶诗餘	1066	鲁斋词	1582
臞轩诗餘	1075	稼村乐府	1583
后村长短句	1077	瓢泉词	1588
矩山词	1114	秋涧乐府	1594
贫窗词	1115	勤斋词	1625
退庵词	1116	牧庵词	1626
履斋先生诗餘	1118	青山诗餘	1632
彝斋诗餘	1148	水云村诗餘	1636
白云小稿	1150	养蒙先生词	1640
蓬萊鼓吹	1153	中庵诗餘	1644
梦窗词集	1157	樵庵词	1649
方是闲居士词	1239	云峰诗餘	1653
秋堂诗餘	1244	定宇诗餘	1654
则堂诗餘	1247	汉泉乐府	1657

养吾斋诗馀	1662	贞素斋诗馀	1815
乐庵诗馀	1666	可庵诗馀	1818
芳洲诗馀	1670	竹窗词	1819
顺斋乐府	1674	柘轩词	1825
无弦琴谱	1677	韩山人词	1830
玉斗山人词	1689	益斋长短句	1834
桂隐诗馀	1694	南唐二主词	1840
默庵乐府	1695	逍遥词	1859
道园乐府	1696	珠玉词	1862
贞一斋词	1704	宋景文公长短句	1877
贞居词	1705	六一词	1881
兰轩词	1712	柯山诗馀	1904
清庵先生词	1716	后山词	1907
此山先生乐府	1724	琴趣外篇	1914
古山乐府	1729	晁叔用词	1936
梅花道人词	1738	石林词	1941
王文忠诗馀	1741	大声集	1954
去华山人词	1743	漱玉词	1961
圭斋词	1745	紫薇词	1985
圭塘乐府	1747	酒边词	1990
蜕岩词	1767	芦川词	2010
赵待制词	1788	断肠词	2033
药房乐府	1791	放翁词	2040
燕石近体乐府	1793	于湖词	2059
龟巢词	1799	龙川词	2080
双溪醉隐诗馀	1807	梅溪词	2087
寓庵词	1808	文山乐府	2108
石门词	1809	花外集	2111
书林词	1814		

云谣集杂曲子

【王国维《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天仙子》情词婉转深刻，不让温飞卿、韦端己，当是文人之笔。其余诸章，语颇质俚，殆皆当时歌唱脚步也。

【张尔田《与龙沐勋书》】《云谣集》杂曲，若以词格论，的是唐教坊一种歌曲，似尚不及五代，何况北宋？记得敦煌所出，有孔衍《春秋后语》残本，纸背附写……《望江南》云：“天上月”云云，词格极似《云谣集》。孔衍书，宋已不传，则此卷必非宋时人写，以此例之，《云谣集》亦不能遽断为北宋。……《云谣集》本无年号，即决其出于宋初，而写词之人，未必即作词之人，安知非传录唐人旧词乎？若谓其中多慢词，定为北宋人作者，则唐杜牧之已有《八六子》慢词矣。大抵唐时慢词，皆乐工肄习，文士少为之者，故今所见五代人词多小令。至宋，而文士始有填慢词者，不得谓唐时教坊无慢词也。《云谣集》曲牌名，早见之于唐崔令钦《教坊记》，《乐章集》不过偶与之同耳。柳词作风，固与《云谣集》相近，谓柳词即从唐人此种词格蜕化而来则可，谓《云谣集》作者与柳同时，似不可。

【郑振铎《云谣集杂曲子跋》】唐五代词存于今者，于《花间》、《尊前》及《二主词》、《阳春集》外，寥寥可数。今此本复现于人间，可称研究唐五代词者之大幸！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

【龙榆生《词体之演进》】词俱朴拙，务铺叙，少含蓄之趣；亦足为初期作品技术未精巧之证。且三十首中，除“怨征夫远去，独守空闺”之作外，其他亦为一般儿女相思之词，无忧生念乱之情，亦无何等高尚思想。

【赵尊岳《读词杂记》】缅维当日，此

三十首，或出于歌楼酒人之口吻，或即为伎家操索之群工，见有旧谱，为撰新歌，率意取男女爱悦，伤离惜别之情事，纬之以音节，被之于歌筵，推其用心，正不在文字之求工，而务合于管色。乃此不必求工之作，有天籁以传其至情，有风会以范其文字，适以行俗之便，遂极行远之长。一时闻者，即加激赏，阅世久远，更令读者惊其朴茂，争相著录。此固为当日作者之所不及料也。

云谣集杂曲子目录

凤归云四	1
天仙子二	3
竹枝子二	3
洞仙歌二	3
破阵子四	4
浣溪沙二	4
柳青娘二	5
倾杯乐二	5
内家娇二	6
拜新月二	6
抛球乐二	7
渔歌子二	7
喜秋天二	7

凤归云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扬。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

【校注】

- 《云谣集杂曲子》校记：巴黎本调名下有“街”字。〔砧杵拟〕董康校：“拟”，疑误。龙沐勋校：疑当作“起”。〔塞雁〕原本下未空格，从况周颐校。〔枉劳〕原本“枉”作“往”，从董康校。〔薄行〕况周颐校：“行”疑“伴”。

【笺评】

〔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拟”